# 與我同行

## 醫生作家

西洋篇

誰銜著銀湯匙出生

老亨利詹姆斯和蘇洵一樣，都是非常懂得教養小孩的老爹，他認為美國是不適合孩子們接受感性教育的地方，從威廉和亨利小的時候就帶他們到歐洲求學。哈佛醫學院畢業的威廉詹姆斯和劍橋法學院畢業的小亨利詹姆斯，後來成為二十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小說家，恐怕是所有望子成龍者的共同願望。

林語堂寫「蘇東坡傳」時，曾將東坡子由兄弟與威廉亨利類比，並提到從各自的天份看來，威廉應該寫小說，而亨利宜寫心理與哲學的論文。不過，威廉在枯燥的心理學和哲學教本中注人風采和幽默，亨利也在小說領域中安插人性思想與觀察的充實內容，兩人都成了卓然大家。最近流行「回到未來」的情境喜劇，常讓我遐想，假如當初亨利老爹讓威廉從文而亨利學醫，不知道會有什麼趣味後果。順理成章，也會想想自己的「上錯天堂投錯胎」，如果當初報考外文系或音樂系，是不是今天就不必臨淵羨魚。

並不是所有醫生爸爸都要有個醫生兒子，我的父親生於「五四」風起雲湧之際，但整個白話文學運動最蓬勃的時刻，他都在放牛。有人八字就銜著一把銀湯匙，寫「往事追憶錄」的普魯斯特，滔滔漫漫的七嘴八舌，就從海扇貝殼形狀的瑪德蘭甜餅說起，那三千頁的枕頭小說，正由姑媽在禮拜天早上給他一小片浸潤在萊姆茶的瑪德蘭開始。普魯斯特的父親是巴黎名醫，我不知道禮拜天早上的萊姆茶和甜餅的味道，正如我不知道有個多金老爹的感覺。

也並不是醫生父親就保證豐衣足食，塞萬提斯的父親，就是馬德里附近赫那雷斯的窮酸郎中，主要幫人敷傷、接骨和看閒雜小病，據說塞萬提斯後來對瘋狂病症發生興趣，還是跟父親的職業有點關係。福樓拜的父親是諾曼第盧昂市立醫院的院長，小時候住在醫院宿舍。他和妹妹常爬在窗架上，從葡萄藤蔓的縫隙中偷看停放在解剖室的屋體，嗡嗡的蒼蠅從屍體飛過花壇再停在他們頭上，父親俯身解剖臺上，頻頻仰首示意他們離開。

法國作曲家白遼士的膽子，可沒有小說家來得大。他的父親也是伊色瑞區聖安得利鎮上的名醫，老白遼士雖然曾聘請老師教他吹長笛，可是最後還是把兒子送進巴黎的比提醫學院。白遼士第一次上解剖課，就被躲在角落嚼食淌著血水的脊骨的老鼠嚇個半死，後來雖然也能「從屍身胸部裂口處找些東西餵食實驗室外的小鳥」，最後還是轉投音樂學院。

小說家喬哀斯也差點學醫，據說他父親是個詼諧、反復無常、不事積蓄的人，職業千變萬化，其中一項是醫藥見習生。從都柏林一路到巴黎，喬哀斯都順從父親的意思，一心想投考醫學院。萬一喬哀斯和亨利詹姆斯都學醫，真不知道二十世紀小說還有什麼前途？如果史特林堡定力好一些，也許他也會成為醫生，因為他在一位醫生家當過學徒。中學時代，他熱中化學實驗，用銅和鋅做了一些電池，滿房間是萊頓電瓶。還好史特林堡也沒變成醫生，他實在是精神科大夫最愛研究的病例，應該留他在他自己的「夢幻劇」裡。易卜生也當過藥店

---

**亨利・詹姆斯（Henry James, 1843～1916）**

美國作家，出生於紐約，家庭中瀰漫著高等文化氣息。父親精通神學與哲學，哥哥是哲學兼心理學家；少年時期隨父兄遊學歐洲，19歲回國，在哈佛完成教育，歐洲的故事背景，貴族氣氛的生活，為其創作特色。

在寫作技巧上屬於「完美主義」，並嘗試打破傳統格局，將焦點向人心內在活動轉移的嘗試，預示了後「來現代小說」中，心理分析及意識流的可能性，為「現代小說」的先驅。著有「奉使記」、「黛絲・米勒」、「碧盧冤孽」、「一位女士的畫像」。

**史特林堡（J.A.Strindberg, 1849～1912）**

瑞典人，戲劇創作家。出生於瑞典首都斯德歌爾摩。幼年時心靈敏銳、多愁善感。由於早年時家庭生活的「鬱結」，形成了日後他做為一個文學家的特殊性格。一八七二年以前入大學求學、教書、學畫、學醫、演戲都不成，歷經人生各種經驗。一八七二年後開始致力於戲劇創作，此後在充滿荊棘和多災多難的一生中，寫下許多不朽的作品，而被推為瑞典的偉大作家。史特林堡在戲劇方面的革命性努力，使他成為影響廿世紀戲劇最深遠的不朽作家。他一生的作品繁富，戲劇方面的作品就有五十八篇，其中包括民間故事劇『新娘的冠飾』、神仙劇『天鵝公主』、宗教劇『幸運比爾的旅程』『天堂之鑰』、歷史劇『克麗絲汀女王』『查理士十二世』等；以及許多長短篇小說、自傳、歷史著作、政論、隨筆等。

# 家的故事

莊裕安

學徒，對醫生角色頗有獨特刻劃。

西洋文學史上，還有許多大人物，可以跟醫生扯上關係。但我應該趕快把焦點聚在「人生行路」上真正與我「同行冤家」，領有醫師執照那兩位。

文學家不只是糖果商

契訶夫的祖父是農奴，靠自己的儲蓄贖身。據說契訶夫的父親一生最大嗜好是宗教音樂，可是脾氣又暴躁無比，經常對兒子動粗，契訶夫自述過了一個「沒有童年的童年」。老契訶夫認為，歌唱可以鍛鍊小孩的胸膛，上教堂可以陶冶小孩的心靈。調皮搗蛋的事就不用說了，連練合唱時走了音都會挨打。

契訶夫年譜中鑿鑿可證，就讀塔干洛中學時留級兩次，十二歲時因算術及地理過不了關，十五歲又因希臘語。然而十九歲那年卻考入莫斯科大學醫學院，還獲得三百盧布獎學金。契訶夫對自己讀醫緣由所述不多，恐怕真的和台灣學生一樣，是被聯考「拱」上去的。契訶夫也不曾後悔習醫，醫學院的騷人墨客挺愛濫用的一句名言，「醫學是我的妻子，文學是我的情婦」，就是契訶夫說的。

契訶夫上了醫學院並未全力以赴，家人常看到他坐在牆腳，拿著一本練習簿塗鴨，他的書房裡有個誰也不許打開的黑箱子，他母親只知道裡面全是紙張。他的處女作「頓河地主的信」，在大一那年登上「蜻蜓」雜誌。契訶夫當時只覺得好玩，寫作很容易打發時間，而且也是最簡便的賺錢方法，前者我心戚戚，後者難以認同。

大多文藝讀者印象中的契訶夫，恐怕多在「海鷗」、「櫻桃園」或「決鬥」，那些所謂「Chekhovian（契訶夫式的）」成熟作品。殊不知契訶夫是寫滑稽文章起家的，早期他用「我兄弟的兄弟」、「沒有脾氣的人」、「六號螺絲釘」奇怪筆名，投稿「鬧鐘」、「饒舌者」、「木屑」詼諧雜誌，他在寫作生涯前七年創作了百萬字幽默小品，每年有上百篇「諷刺與責罵」專欄。寫到最後，契訶夫自道，「報紙作家這個名字就是無賴，我是他們中的一個，我跟無賴一起工作，我和他們一起握手。」

後來，還有「庫頁島之行」、「反托爾斯泰主義」等等事蹟，才使契訶夫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站得住腳。契訶夫大四功課最艱難的關頭，也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刻，有人說他早期瘋狂創作對健康有不良影響，也浪費太多體力，也有人認為替後期發展做準備工作。契訶夫寫那些「比麻雀鼻子還要短」的嘲諷小品，心裡並沒有預設什麼偉大的文學主張，甚至還感染了當時俄羅斯最流行的厭世思想，而在大五那年就出現日後致命的喀血肺疾。

契訶夫在創作生涯的第八年驟然減產，家人鼓勵他不要放棄正當職業而去為報紙塗鴨。契訶夫回答說，他已陷溺在醫學中太久了，他不應再漠視自己的寫作才華，那將是一種罪惡。更重要是，他有了那樣的覺悟，文學家不是糖果製造者，不是美容師，不是解悶人，而是受自己的良心和責任感驅策的人。有一次偷窺陳克華的「傷心」，他說：「WS，柏克曼說了一句話真正傷了我的心。他說，這世界上沒有業餘的藝術家。」陳克華和我一樣，撿到一顆拋不開的燙手頭顱。

**契訶夫**

契訶夫的小說無論是短篇、中篇，都充分流露出他那無可比擬的才華。他剖析人性，刻畫那些卑微渺小的人物，一如醫生操縱他的解剖刀，精確而微密，他的佈局、結構十分自然且渾然天成。「自白」、「傻子」、「手術室」、「可愛的女人」等都是他畢生代表的傑作。誠實、樸質、精確而犀利的洞察，構成他創作的因素，形成憂悒而溫煦的風格。他所寫的人物不僅屬於俄國，也是屬於全世界的。

**白遼士（Hector Berlioz, 1803～1969）**

1803年12月11日出生於法國的格倫諾博，父親為醫生，白遼士的童年多由其父教導。白遼士自小便喜歡音樂，19歲那年遵父命入醫學院，但因討厭解剖課程而中輟學業，轉入音樂學校。白遼士的音樂風格，有獨創藝術的意境，這可以說全係國家、時代、個性的使然，他創造了交響形式的標題音樂，他更開闢了富有色彩的管弦樂法。白氏一生傑作甚多，如「幻想交響曲」、「羅馬狂歡曲」、「浮士德與天譴」等。

毛姆（W.S.Maugham, 1874～1965）

英國人，一八七四年生。少時就學於法國，十八歲回英，開始文學習作。廿三歲，『蘭貝斯的麗沙』出版，一九一五年，『人性枷鎖』出版，評價甚高。一九三五年，『總結』——毛姆寫作回憶錄出版，聲望倍增，此書表現出了一個文學家的深刻修養。毛姆一生著作甚多，有：『月亮與六辨士』『剃刀邊緣』『餅與酒』『書與你』『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傑作』『雨』『紅毛』『十二個太太』『秘密情報員』等。一九六一年，與歷史學家湯恩比、文學家佛斯特同獲英國皇家『文學勳位』，無比榮寵。一九六五年病逝於法國里維拉，享年九十一。

與其首相，不如獸醫

契訶夫四十四歲死於喀血肺疾，毛姆雖然在十五歲就得了肺癆，可卻活到九十二歲。毛姆八歲喪母十歲失父，寄居在叔父家裡，嚐過窮的真正滋味，他承認金錢是其第六感，當它有所匱乏時，其他五種感覺也不能充分發揮力量。

毛姆八十八歲時寫了一本「Summing Up」，開宗明義的第一句就是，「這本書不是自傳，也不是回憶錄」，但它的中譯本就叫「毛姆寫作回憶錄」。它的第十八到二十一章標題是「學校與醫院經驗」，毛姆回憶他學醫經驗卻相當恍惚。毛姆的叔父要他日後當人民公僕，還向位居內政部要職的前牛津同學打聽行情，沒想到被潑了一頭冷水，毛姆竟莫名奇妙改學醫。


契訶夫

「醫生的職業並沒有使我感興趣，但卻給了我住在倫敦的機會，而因此得到了渴求的生活經驗。我在聖湯瑪斯醫學院頭兩年課程很枯燥無味，我不甚注意功課，只求應付過考試就好了。」毛姆還是說了實話，他把應該專心於學醫的時間，用來讀書和寫作。毛姆除了寫小說和劇本外，也寫了一些「書與你」、「世界十大小說家」等書介文評，他曾提及，只要能拿到手的書，他都讀。

我在大學四五年級時，經常像幽靈一樣坐在課堂，彷彿坐在課堂就可以填滿學分，還好見習實習生涯，扭轉我對「書的醫學」的厭倦。毛姆也在門診部發現「人的醫學」的趣味，雖因急診值班而筋疲力竭，心中卻有一股難言的歡欣。屍體解剖時，不小心染上化膿性扁桃腺炎併發敗血症，等不及完全康復，又從病床上回到工作崗位。毛姆對蘭貝斯貧民窟的醫療工作很感興趣，這是連警察都裹足不前的骯髒胡同，他的處女作「蘭貝斯的麗莎」，就有一些見聞實錄。

我跟一些醫科學生聊天時，總會勸他們熬過「書的醫學」艱苦階段，到了臨床以後一定有柳暗花明的趣味。也不要害怕學生時代沒唸好功課，即使名列前茅的模範生，真正接觸病人時，幾乎要重讀以前的教科書。學醫這個苦活兒，要到我實地看診了，才從病人那兒得到快樂。毛姆後來也說過，對寫作而言，最好的訓練，莫過於在醫生這行業裡消磨幾年時間，且留它當「與我同行」者的秘密喜悅。

毛姆也為一般人說些珠璣語錄，比如說，偉大人物老是混沌一整塊，小人物才好抽絲剝繭，如果要選個夥伴在荒島度過一個月，與其首相，不如獸醫。毛姆也會責備毛躁的年輕作家，說有些急於寫作的後生，有時「不恥下問」，要他告訴他們一些需要讀的書。毛姆經常據實以告，他們卻很少去讀，似乎好奇心很小，三本吳爾芙，一本佛斯特，幾本勞倫斯，年輕人就認為，關於小說藝術方面需要知道的每件事，他們都知道了。毛姆是個時常冷笑的犬儒老爹，但聽他訓話挺有意思。


毛姆

## 盜取生命奧秘的人

我自己對寫作環境的最大渴望是安靜，也很怕接受訪問，己所不欲的，自然也不要打電話給底下我要描寫的幾位同行。我希望能擺脫文慮與報導的語法，以較主觀的方式，寫下這篇經編輯授意的文章。「流行音樂雙鎗俠」羅大佑與張洪量，「古典音樂三劍客」柯逸郎、蔡克信與張典齊，咱們有緣再敘。

那麼就請「大哥大」王溢嘉先登場吧，也不只因為那隻象徵的「野鵝」，我總感覺他是潔淨而長脖子，躲在蘆葦叢中見人就泅走，而且信仰幾分「易卜生主義」的。「王溢嘉傳奇」普遍在各醫學院傳誦著，高三那年我讀他的「楓林散記」，大一則是「實習醫師手記」，再來又訂他的「心靈雜誌」。起初以為他的雜誌是票友話劇社，後來才知道是獨角布袋戲，每一個俠客筆名都是他練來的隱身術。

早年的王溢嘉也許不快樂，甚至有些「原罪」想法，就像他在「實習醫師手記」一書的封面文案和自序裡所說，凡盜取生命奧秘的人，必須為此付出許諾。一九七八年版的「手記」，正是作者「週期性崩潰」的低潮，自述「所有文章都寫於我離開醫業，賣文、編雜誌維生的時候，這使我能像一個放逐者般與醫學保持適當的距離，但也使我對永遠不再的時光興起懷念母親子宮般的鄉愁。」

王溢嘉的抒情散文不乏自傳式透露，但較完整而寫實的描繪見於一篇叫「擺盪的生命圖像」訪問稿。我們從而知道，他是台中「樹仔腳」鄉下農夫的兒子，高三還念甲組（理工）班，因為捨不得和高一的死黨朋友分開，可是聯考試場卻孤單地夾雜在陌生的丙組人群裡。王溢嘉考上醫科，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考驗，同時也是對家裡的一個交代，卻也是一個「擺盪的人」煎熬的開始。我發現自己的父親也務農，念醫科同樣是跟知交同窗有樣學樣，連後來種種也同出一轍，不知台灣醫科生有多少這種「青年樣本」。







王溢嘉辦「心靈」時，每個月要寫三萬字，以維持二十五開四十八頁，二十五元三千本，這樣的雜誌能撐六年，壓根兒就是天才與白癡。後來他又猛寫專欄，一九八八年六月的紀錄是，九個專欄每個月二十來篇文章。王溢嘉的文體愈來愈矯健而柔軟，他進入一個「美麗、勇敢的新世界」，「聊齋搜鬼」是筆者大力推薦的一絕，「動物啟示錄」乃「新伊索寓言」。經過「契訶夫式狂飆」到「契訶夫式沈靜」，據說斯人躲起來寫長篇，雖然我偶與「快嘴嫂子」嚴曼麗打照面，卻一直沒追問「大哥大」的下落。

**王溢嘉**

1950年生於臺中市，臺大醫學系畢業，現專事寫作和文化事業工作，著有「實習醫師手記」、「失去的暴龍與青蛙」、「與自己的戰爭」，他同時譯有「生命與科學對話錄」、「文化與心靈」，用犀利的筆法探討心靈的深處，用科學的頭腦分析人性！

# 一列脫軌的列車

## 陳克華

1961年生，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，現任榮總眼科醫師。

曾獲四、五、六、八屆時報文學獎，第一屆陽光詩獎，

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屆全國學生文學獎。

撰寫多首歌詞如“台北的天空”、“塵緣”、“九月的高跟鞋”、“給從前的愛”，其中“沈默的母親”榮獲金鼎獎。

重要作品有：“愛人”（漢光出版）、“我撿到一顆頭顱”（漢光）、“給從前的愛”（圓神出版）、“陳克華極短篇”（爾雅）。

## 侯文詠

他喜歡散文、小說、古典文學，因此在面臨聯考壓力時，仍然看書、寫作、辦刊物。進了台北醫學院，面對新而沈重的功課壓力，他還是參加心理輔導，詩歌朗誦、編校刊，甚至當電影委員會主席。他說：生活就要有趣味，人活著不容易，總要活得輕輕鬆鬆而愉快。因此，他可以一天看五、六部電影！

當醫生是正經事，寫文章是不務正業，卻是有話要說、有喜分享、有憂分擔，所以，寫作是侯文詠一輩子不能忘情的，著有「七年之愛」、「誰在遠方哭泣」。

### 我心狂野

最早我與陳克華碰面總是「十分鐘寧靜」，我對他的印象也總是「極短篇」。那時我們同在一家教學醫院吃午餐，很可惜總醫師沒排他當我的實習醫師，否則我們會有在一起的兩週快樂時光，但病人可就慘了。

陳克華本人比他的文章矜持多了，恰好我也是同樣的德性，除了「法國電影」，我不記得我們那些「十分鐘寧靜」還聊些什麼。除了他父親是花蓮的眼科醫生外，我對他的「身世」簡直一無所知，可篤定的是，他考醫科也是被「拱」出來的。我現在回想起地下室吵雜的醫師餐廳，兩個人路易馬盧來，艾瑞侯麥去，等到兩個餐盤空了，各自掏出手帕，擦嘴離去。

陳克華自己也承認是個「無可救藥的耽美者」，有時候他的筆記就寫著，「我不要做紀德，寧願效法惹內」，他自己的註解是，因為「實踐」是有益的，有益於解開他太深太深的「作家情緒」。陳克華的貴族氣，其實是揉合他個性的矜持和暴露狂，就像他「一直很想看到一部深刻偉大的黃色電影」，有時候你真搞不懂他的宣言。

「WS，愛我，必須狠狠地，狠狠地愛我，否則我無從體會生命中狂野的溫柔與深沈的甜膩。」即使現在已有數個小時聊天的聚會，我依然很難從陳克華雪白襯衫的左胸口，看到他那快跳出來的心。跟陳克華聊天，就是「十分鐘寧靜」，只有一分狂野。


陳克華


侯文詠

### 一個容易麻醉的人

陳克華得了五次學生文學獎，侯文詠得了三次學生文學獎，最後都被「強迫退休」才干休。侯文詠小學作文課立下轟轟烈烈的志願，長大居然實現了，自己覺得好不可思議。不過侯文詠的醫師夢，是在深山僻壤擺個大鐘，掛起招牌，沒事就提起釣竿釣魚，聽松濤輕風，看白雲過往，等到山谷傳來幽幽的鐘聲，才曉得病患上門，得回家活人濟世。侯文詠現在嚐到苦頭了，他在台大麻醉科吃齋拜佛。

除了用「哥羅仿」麻醉病人外，他也以創作麻醉自己，甚至用童話麻醉小孩。侯文詠的頑皮童話，甚至騙得大人逗逗轉，要不然中國時報開卷版的書評老太爺，怎麼會頒個年度最佳騙囝仔書獎給他。侯文詠也是對自己下猛藥的人，每個月固定要寫兩萬字，就是那種「小學一畢業就看完張愛玲，一年可以看四百部電影」，一個容易麻醉的人。

侯文詠天生一副喜劇演員的模樣，我只在電視的「女人女人」見過他，好像他講話有點漏風，但篤定可以罩得住半個鐘頭以上的單人脫口秀。侯文詠很少在文章裡服膺什麼主義，他只服膺「趣味」，他說他不會寫沒有趣味的故事，他說了一個悲傷的故事時，也形容故事的悲傷是很有「趣味」。

據說，侯文詠一副「漏財相」，難怪他小時候的醫生夢，是「釣角清溪畔，悠然見南山」，讀完醫科還說是一場「七年之愛」。

### 寫冷靜於熱情

王湘琦也得過時報散文獎，不過現在大家都看他是，那個寫「沒卵頭家」的醫生作家。

王湘琦的年齡比我們大，但官階比我們小，因為他讀完生物系教過書，才投考學士後醫學系。我個人非常贊成「學士後」模式，這種人很清楚他為什麼學醫，也因為先前讀過相關科系的洋文書，修起繁重的學分會更駕輕就熟。這種人畢業後選擇行醫的科別也更果敢，像王湘琦就走進，原本我跟陳克華都想去的，精神科。

「聯合文學第一屆新人獎」的評審李永平說，如果這個作者有馬奎斯那種才華來寫長篇小說的話，我們要出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不成問題。白先勇也珍惜王湘琦的才華，那小子一定是個奇怪的人，很有幻想力，很大膽，很有幽默感。

除了荒謬喜感以外，王湘琦作品中，最難得的是一股同情心。當他提到崇拜沈從文的時候，我一點也不意外，甚至發現他們「走得滿近的」。據說，王湘琦根本沒去過澎湖，但把「沒卵頭家」寫得像道地澎湖佬，說熱情道冷靜，也有幾分天真。



王湘琦

### 法蘭西諜影追蹤

我甚至不知道黃有德是個女生，還有一個女兒唸小三，有個一七八公分的兒子唸國三。後來我跟她碰過兩回面，發現她根本不是一團霧，是個富富泰泰的的先生娘，臨走她還送我一隻大蟒蛇，法蘭西的。

黃有德在「李性芝時代」就結了婚，還跟醫學院的老師請了婚假。李性芝到底愛不愛學醫呢，要不然怎麼念完北醫，還去考國防研究所。李性芝念研究所時，曾在聯副「新人月」發表了「誰要去美國」，這人不和道去哪裡了，那時候陳克華才上毛頭大一。李姓芝十年後寫了「我的告白」，黃有德醫師又是她小說的男主角。黃有德後來又寫了「嘯阿義，聖阿珠」，誰知道她是四川人。誰知道她又通曉英、日、德、法、西班牙五種語言，這人太難交代了。

黃有德很會講故事，但她想先把何蒙嘎利譯完，就一頭栽到法國小說裡去了，反正「來日方長」。現在，假如黃有德在創作上有什麼「異教徒」舉動，我都不會感覺奇怪。怎麼會有人關在藥理實驗室整整九年，寫了一本「甘遂」，這不是小說書名，而是講化學結構的碩士論文，再以少校退役寫「情色小說」和翻譯法國小說。

黃有德現在好像跟醫界疏遠了，唯一有牽連的，是那個在一級教學醫院當神經科主任的老公，還有幾個醫生朋友。但也別太早下定論，因為李性芝這個人，雖然被兩個小孩綁住了，但還有太多的可能等著發生。

### 風起時的芭蕾舞者

顧肇森對我們來說，真是異國情調，他跟王湘琦一樣，本來讀的是生物，後來去紐約學神經科。顧肇森「後來」得了好多文學獎，他「以前」東海的同學訝異極了，不相信那個愣小子，現在會這麼雅痞有才氣。

我看了一些顧肇森的散文和小說，覺得他不像一個腦科醫生，又覺得他像一個腦科醫生。顧肇森的文章裡

### 王湘琦

祖籍浙江省杭州市，1957年生於臺北，師大生物系六九級畢業，任教北市誠正國中三年級，1985年考進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，自幼嗜寫作，曾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甄選散文優等獎，此後改寫小說，自稱是個「好說故事的人」，在醫科繁重課業壓力下，仍「擠」出時間來創作，以「沒卵頭家」獲第一屆「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」短篇小說第一名，此外還有「黃石公廟」、「歸人」、「玄天上帝」三篇小說刊登於聯合文學，他的作品透露出對臺灣這塊土地無比的熱情和關懷！

### 黃有德

本名李性芝，民國四十一年生於臺中市，臺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，國防醫學院生化研究所藥化組碩士。曾任三軍總醫院醫學研究室副研究員，以少校退役。現為家庭主婦並自由寫作。她熱愛旅行、看戲、聽演講，通曉英、日、德、法、西班牙五種外國語言，早期的作品有「我的告白」、「誰要去美國」、「嘯阿義、聖阿珠」、「玉貞的手稿」，同時也翻譯「沙的孩子」、「聖夜」和「來日方長」三部法國小說，她的作品收錄在聯經出版的「異教徒之戀」。

顧肇森

浙江省諸暨縣人，1954年生於臺北。東海大學生物系學士，紐約大學醫學院理學博士。目前居住紐約，任職紐約大學醫院，身為一位年輕的腦科醫生，在他那科學而理智的頭腦中，並存著等量的文學細胞，他以驚人的才華創作了一些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，包括小說集「拆船」、「貓臉的歲月」、「月升的聲音」、「季節的容顏」。散文集「從善如流」。

，自傳成份不多，「貓臉的歲月」裡有一個卜世仁醫師，但那人是個老寓公，跟作者的身分差遠了。「從善如流」裡的生活隨筆，只有留學生文學，沒什麼杏林記事。顧肇森在一篇叫「傳記」的小品說，他從小就對傳記敬而遠之，因為偉大的故事，多少有抄襲的氣味。他一定覺得傳記不如小說，他文章裡就不會出現腦科醫生。

一流的小說家，根本就是優秀的腦科醫生，顧肇森寫小說時，就不必亮出那張執照。沒有人看完「月升的聲音」以後，會想起作者的福馬林和酒精。亮出顧肇森的醫師身分，有些多餘，在創作的成績單，不能因為職業而加分或扣分，我對他的印象，甚至僅是，風起時的芭蕾舞者。

在這類似照相簿子的紀念冊，我只列了六張學士照，甚至有等著它們泛黃，二十年後再重貼一次的期待。有些朋友我不熟，也有些不能出賣，「戰爭機器」族群中也有醫生文人，但為了維護他們地下反體制的活動，我不能讓他們曝光。我可以告訴你的是，別以為他們寫起文章像阿諾史瓦辛格，其實私下裡，他們是矮不隆咚、神經兮兮的達斯汀霍夫曼。

文章末了，親愛的朋友，我突然想起，你知道嗎，「俄羅斯五人樂派」，莫梭斯基是禁衛隊隊員，鮑羅定是醫學院教授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是海軍軍官，庫宜是工程師，至於領頭的巴拉奇列夫也是自修作曲學問。音樂史上記載，「這群人的努力結果，是音樂史上最詭奇的經驗，換成世界上的其他地方，都絕對不可能再有相同的怪現象發生。」

——轉載自聯合副刊




